

上海市黄浦区 文史资料选辑 (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黄浦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黄浦区八届政协文史委员会

主 任：周子亮

副主任：金伟铭 李方英

委 员：王民嘉 徐传仁

特 邀：金尚俭 顾忠慈

杨公怀 李申培

目 录

胡问遂：我的书法经历·····	(1)
赵冷月的书法生涯·····	(7)
任政：笔墨生涯忆旧踪·····	(11)
花鸟画家乔木·····	(20)
诗书画家施南池·····	(24)
一片丹心传丹青——吴野洲·····	(27)
王盘声：我的艺术之路·····	(30)
王雅琴：我的艺术生涯·····	(37)
“金嗓子”小筱月珍·····	(44)
秦纪文：一生献给评弹事业·····	(51)
蒋云仙：我的书坛生涯·····	(58)
笑嘻嘻：让欢笑留给上海人民·····	(62)
善于创新的魔术师傅腾龙·····	(70)
逆境中开放的“越剧之花”——筱丹桂·····	(78)
顾月珍和努力沪剧团·····	(85)
评话“活包公”——顾宏伯·····	(92)
书坛“梅兰芳”——李伯康·····	(98)
记著名滑稽女演员田丽丽·····	(101)
著名魔术师张慧冲·····	(105)
著名口琴演奏家石人望·····	(112)
中医眼科专家陆南山教授·····	(120)

我的书法经历

胡问遂

我的故家与鲁迅就读的“三味书屋”仅一墙之隔，在家中常可听到学生的琅琅读书声。我自幼生长在这块书馨墨香的土地上，环境的熏陶、家庭的影响，无形中把我驱驰入笔墨生涯。伯父胡之光，是浙东名书家。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喜爱随哥哥姐姐一起写毛笔字，每天在方砖上用清水练字，将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放成径尺大字，日临一百，颇得大人赞许。

童蒙时的爱好，未必成为一个人的终生事业。导致我毕生致力于书法的原因，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小事。

我19岁那年，为了寻找职业，填了一份自荐书，因为平时只写大字，不作行书、小楷，故自荐书送去之后，被主事者以“字太差”为由贬下。当时我哪里懂得求职的奥妙，也不懂别人寻找托词借口的办法，却因为这句话，把我刺激得暗发誓言：“书不惊人死不休”。从此更加热衷书法。

随后十数年，我走南闯北，寻师访友，谋生之余，不废临池。全国解放后，我到了上海，其间与一些海上名家时相过从，切磋书艺，获益良多，但总有非为良师之叹。

良遇不负苦心人。一直到34岁那年，我终于遇到了名望普普的大书法家沈尹默先生。

沈老是令人企仰的文坛耆宿。其德其名，早已蜚声海内。我怀着惶然而冀希望于万一的心情，请人投帖于沈老，拜师学书。是时沈老虽已桃李满天下，可从未收过书法方面的正式弟



子，沈老当初给我的信中说：“尹默平生未尝以书法教人。”但对我的诚意请求十分重视。从我的书法作品到品行经历，几经考核，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並亲订授课时间。就这样，我成了沈老书法方面的第一个入室弟子。

从师沈老，是我一生经历中的重大转折。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宝贵学习机会，我倍加珍惜。自此以后，我每周一次，按时前往沈老寓所受业，风雨无阻，达4年之久。如此认

真严格的教与学，对沈老来说，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过。

沈老讲课，言简意赅，一下难以领会。于是我每次听课回来，便反复琢磨沈老所说之话，悟出一点心得，辄随手记录，唯恐日久遗忘。有时睡在床上，忽有所感，不及起身，就信手写在床边墙上。不久，这一面墙上就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心得。学书之余，念诗诵文，加强文学修养。

我是在沈老独特而严格的教学方法中长进书艺的。沈老一再告诫我：“你不要学我的字。学我的字，跳不出我的圈子，成不了大器。”语重心长，卓识远见。这是与当时一般书家大相径庭之外，也是沈老高人之处。沈老认为向古人学习，才能学到书法真谛。

学习书法先要熟悉碑帖。沈老让我从读帖、背帖、摹帖、临帖四个方面去下功夫。对一本帖的正确理解不是一蹴而就

的，必须读之临、临之读，循环往复，反复揣摩，似无穷期。几十年来，我在沈老的影响下，养成了良好的读帖习惯，常常独自凭窗临几，酣游于古人的翰墨浩海之中，品赏细味其精髓之处，一心于此，不及其余。对每本帖、每一字、每一笔都要细加分析，细察其下笔、运笔，转折处。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金针度人的关键之处。直看到古人挥毫的情景如在眼前，然后提笔临习，方能笔下如有神助。

由此我还摸索出一条熟悉碑帖的经验。一般所临之帖，我都置备两本，一本保持完整，以观通篇气息；一本逐字剪开，集其精华，随身携带，随时玩味，以求谙熟其笔势笔意。力求达到孙过庭所说的“察之者尚精，拟之老贵似。”

我从师的最初4年，仅临颜真卿《自书告身》一帖，就临了一千余遍。每日习字不下10个小时，用一刀毛边纸。一支笔用不上一个星期就写秃了锋。这一时期，我追求“拟之者贵似”，只有临得象，才能追求进一步的“遗貌取神”。一次，我临了一通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给沈老批阅，沈老误以为是坊间印刷品，为此我很自喜。大概沈老觉察到我的自矜之意，又一天，沈老要我随他一起临《郑文公碑》，完成之后，沈老说：“你临得比我象。”乍听是句赞语，但当我认真读了沈老临作后，才恍然大悟：沈老所临，虽不规规于形似，而神情意趣更象。原来沈老循循善诱，借此点拨我，如何进一步“遗貌取神”。由此我也明白了孙过庭所说“自矜者将穷性域，绝于诱进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的意思。

初期，我的字骨力不丰，大抵出自腕力不道。沈老对运腕研究功深。他认为：“腕力道时字始工。”他还说：“作书需运腕，时人常知，但往往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种种动作装模作样，宛如无病呻吟。”关于运腕的理论，沈老在古人的基础上，述之更详。不过运腕动作细微，难以言喻。我

在实际运用中，总感到难以掌握，“所遇匪真”，苦思冥想亦不得解。最后我只得请求沈老在作书时允许我把手搭在他的腕上，用感觉来理解沈老的动作，这样，我方始学得了运腕的三昧，进入了宋代大书家黄山谷所说“腕随己意左右”的得意境地。

我习颜字用功既久，遂得其用笔圆润、体态敦实之长。唯憾古拙有余，秀逸不足。沈老十分推重褚书，谓褚既能学古，又善创新。因为颜出於褚，我乃改习褚书各碑，得其端庄缜密、飘逸秀雅之韵，並着意将颜之端庄与褚之妩媚熔于一体。自学褚书之后，益慕晋人格辙，意欲涉足二王格调。初学《兰亭》，奈何风致过高，不能得窍；继习《集王圣教》，又觉气势不贯，似是而非。深感如遇墙壁，无法透入。正在苦闷徘徊之际，幸得沈老指点，宜用旁敲侧击之法。从智永千文墨迹入手，並遍临唐宋学王高手名迹，诸如李北海、杨景度、宋四家等。返而再临王字，才有真正认识，取其精华。自学王有得之后，顿感豁然贯通，登高而望远，自有所向披靡之势。以前学初唐诸家，每每感到十分吃力，至此方能从容徜徉于其间。

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必须增有余。我冷静地衡量了自己，决定走敦厚质实、宽博雄健的道路。于是开始涉趣北碑，《张猛龙》、《郑文公》、《始平公》、《石门铭》等多所致力，腕底更添恣肆宏逸之气。

真书风范既立，行草标格自然从之。然欲达到真书笔势纵横不乏行意，行草点画狼藉不失真趣，必须技法烂熟，一以贯之。为了谙熟技法，我天天挥毫九、十小时，不以为累，更喜米芾行草笔势开张，跌宕多姿，近我性情，习之尤勤。它如苏东坡的墨气淋漓，黄山谷的沉着痛快，都刻意取法，以佐我枯中见润，柔里带刚、缓急从容，随意起倒的书风。草书则以大草为主，追张旭道健挺劲之笔致，参怀素流畅无羁之气势。

临帖是继承传统的必经之途，但不能创作，焉为书家？我

之对于创作，从不轻率从事，临纸默想，凝神静思，务求“翰不虚动，下必有由”。那种“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的“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狂怪不经，哗众取宠，我是断然摒弃的。创作之中，数即席挥毫最为难事，因为书者除了必须具备深厚的功力，尚需有较大的胆略、丰富的经验和潇洒的气度，方能应付裕如。

1973年，中日邦交恢复后的第一个日本书法代表团访华，团员多为日本第一流的大书家，水准颇高。到上海后，我参加了接待，与之交流书艺。席间我取六尺整张宣纸，书毛主席“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词句。观者如堵，气氛格外热烈，当是时，我书兴郁勃，笔势过放，“神”字左右流畅，一竖下拽，竟达三尺之长，显然此字占位过大。如此隆重场面，岂容创作失败？我暗自惊出一身冷汗，但稳定情绪，定睛一看，这一竖袅袅向左，恰好在右侧留下一个空位，尚可补救。我旋即松了一口气，大胆落笔，顺势在空位处嵌上一个较小的“女”字，从而缩小了“神”字的气势，以下则转左侧右，大小错落，遥相呼应，一气呵成。没有想到由于对比强烈，幅成之后，意外跳突醒目。这件作品送给日方，在日本发表后，颇获好评。这次挥毫，使我悟出了很重要的一条：急智应变，固然重要，但只是下策；兵家有言：“置之死地而后生”，难道不正可以借来作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吗？

除了临池挥毫外，我极注重理论修养，以期提高理性认识，指导创作实践。历年来计有《书法的结体》、《论入帖和出帖》、《试谈颜书艺术成就》、《谈临习〈集王圣教序〉》等几十篇文章见诸书刊。力求“唯陈言之务去”，写出自己观点。并为《辞海》、《中国美术辞典》撰写书法部分辞条。为了普及书法艺术，我自50年代末期开始，担任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在教学中，我严格要求学生，有时自觉过苛，但对他们有百利无一弊。所喜其中一些人已脱颖而出，颇具声名。历年

来我出版的字帖有11种之多，其中大楷习字帖等流传广远，多次重印，供不应求。

1989年8月，我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邀，赴港举办个人书展，历时二周。港岛电视台、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观者如云，甚至有从日本、新加坡等地远道而来的代表团。主办者精印出版了《胡问遂书法选集》，展览获得很大成功。

1991年4月，我应绍兴市政府、市文联盛情邀请，回故乡举办书法展览，作为首届绍兴国际书法节的组成部分，此行得到隆重接待，观众踊跃，反应热烈。上海电视台专程赶到绍兴，为我摄制了《家邻三味书屋——记著名书法家胡问遂先生》的专题片，于6月下旬在8频道播放，使我非常感动。

一艺之成，千辛万苦；毕生精力，尽以付之。我的艺术经历，大略如此，简而述之，如能有裨于后学，则无任欣喜。

赵冷月的书法生涯

赵冷月是上海书坛著名书法家之一。60多年来，他一直孜孜不倦耕耘在祖国书法艺术的苑圃里，临池挥洒，寒暑不辍。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和努力揣摩，以多样性、高水准闻名于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书法协会副主席、荣誉特级书法技师。

家学渊源

赵冷月1915年出生于浙江嘉兴，名亮，字冷月，号晦翁，别号缺圆斋主。他的祖父介甫公是晚清孝廉，工于书法，曾以八法驰名于江浙一带；父亲也精通文墨。赵冷月出生在书艺传家的望族，得天独厚，自幼接受庭训，诵经史，受到良好的书艺熏陶，17、18岁时，便崭露头角，写得一手好字。有人向他父辈求墨宝，偶由他代笔，他的运笔落墨已能达到乱真的地步。

赵冷月开笔习字时，受祖父的教导，从临摹各种古代碑帖入手。那时，他最喜欢临摹的是宋代的苏东坡、米南宫、黄山谷，清代何绍基、赵之谦等的作品，渐渐地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师习字

为了有更扎实的书艺基础，赵冷月在20余岁时投拜前辈名书法家徐墨农为师，先生引导他钻研欧阳询、诸遂良诸家的作品。在名师的指点下，他研究和领悟到书法艺术的内涵，严格



把握了传统的书法用笔、结字的法度，已有相当的临池功力。同时又注意到古人对文字结构线条的精密安排，才真正领略到古代众多书法家对艺术执着的追求而形成的超凡成果。

先生启示赵冷月，从书习字不能只学形，不学神。所以，赵冷月以临摹古人的作品为手段，逐渐地把传统书法艺术的法度与自己的个性特点融为一体，创作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作品。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书法艺术大有长进，声誉日高，求书者益众。

孜孜不倦

50年代初，赵冷月移居上海，一面继续书法练习，一面为维持家庭生计而设帐授徒，继又在广告公司供职，埋头于翰墨生涯。偶有空闲，赵冷月还经常去逛书摊，寻觅古代书帖善本，凡珍贵碑帖，不惜倾囊而致之，在家中反复观赏，爱不释手。

赵冷月几十年的艺术生涯脚步是坚实的，他天天临池挥

毫,多则8、9个小时,少则也不下4、5个小时,每日的字课雷打不动。好多年以前家里孩子多,他们要在桌子上做功课,他就搭一块搁板写字。一天不能亲临笔砚,就深惜这一天是虚度了。就是在“文革”期间,“造反派”批判他所学皆是帝王将相的字,他搔搔头满不在乎,一回到家还是坚持练字,孜孜不倦。他认为:对古代作品的基本笔划临摹必须严谨,使之有坚实的基础,不能畏苦怕难,更不能走捷径;一旦从事创作,则须异貌取神,将具体点划痕迹忘得越干净越好。书法之事在于:一勤,耐得清苦;二悟,以求飞跃;三聚,能合诸家之长,为己所用。这三首正是书家潜心以求的。赵冷月数十年遍临汉、魏、晋、唐诸家名帖,又潜心研究汉隶北碑,单是颜真卿的《告身帖》就临写了几百遍。

为了拓宽自己书作苍劲古朴的路数,赵冷月致力于《嵩高灵庙碑》、《石门铭》、《郑文公碑》和《张黑女墓志》等碑版的研究,渐渐地他发现北魏名碑无不遒劲逸畅和峻宕朴茂,正合于自己艺术发展的方向。如今他虽已年逾古稀,早负盛名,但仍天天临池,面对古人的碑版法帖,专心致志勤学苦练。从他身边堆满的练过字的纸片可看出他那种锲而不舍的习练和钻研精神。

书艺升华

赵冷月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书法家,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他把传统书法艺术的法度与自己个性特点融为一体,随着艺术的升华,他从追求功力到追求艺术韵味,得天趣而自然。他说,“书法艺术与生活做人一样,一要洒脱自然,二要良好有气质”这成为赵冷月在艺术创作上的座右铭。他还认为书法在艺术园地里不是孤立的,它和文史、绘画、音乐、戏剧息息相通,有互为影响的内在联系。他不仅精读典籍和唐代李白、杜甫等

的诗集，还与画家、文学家、音乐家广交朋友，经常去观摩戏曲，聆听音乐，他从京剧四大名旦的举袂曳裙中，悟出书法的舒卷开合；从他们唱腔吐字的轻重徐疾高低起伏联想到书法的法度；甚至从相声语言的语调整奏，悟出“在不平衡中见平衡”的艺术规律。他广采各种艺术的菁华，融汇到他的书法中去，成了他攀登书法高峰的有力柱杖。

有人称誉赵冷月的书艺生涯。他早年学习唐碑，宗欧阳询褚河南等名家书法，他能或增其润或壮筋骨，各得其所；中年时，他从唐碑的遒秀庄丽，移到习汉魏六朝文字的凝重朴拙；晚年时，则沉酣于汉隶和北碑，他的书法既满溢着碑版的气息，又能走出碑版，集多家之长，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他的作品，苍劲古拙渊雅浑厚，具有独特的气韵和自己的风格。他在书法上经常否定自己的作品，经过否定推动了变化，在书法历程上就迈进了一步，这种独辟蹊径步寻花，追求化境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到了1984年，赵冷月70岁时，为了庆贺上海——大阪建立友好城市10周年，在市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他和上海的几个书法家一起东渡访问日本，与日本同行交流书艺，博得好评。1989年，冷月75岁时，上海书法家协会、上海市文史馆、上海美术馆于6月2日至11日在上海美术馆联合举办了“赵冷月书法展览”，展出作品共120幅。199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海峡两岸共同举办书法展览，赵冷月5幅作品在海峡两岸分别展出获得高度评价。

杨公怀 张 黎整理

笔墨生涯忆旧踪

任 政

岁月如白驹过隙，匆匆流逝。在祖国书法园地里，我已经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童 心 初 萌

我出生在以盛产蜜桔而闻名于世的浙江黄岩。这里，不但物产富饶，而且风景秀丽。南眺，是怪石嶙峋的雁荡山；北望，隐约可见天台山的黛色峰峦；东边，滔滔的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粼的波光。我自幼踽踽、徜徉在这青山碧水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感情，故乡哺育了我成长，也孕育了一颗热爱书法艺术的幼小心灵。

我的家在一个小镇上，父亲是商人，母亲是传统的普通妇女，没有文化。双亲先后生下我们兄妹4人，我排行老三。没想到4个人中，竟是我与书法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一生乐此不疲。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老叔祖、晚清举人任心尹公。叔祖为人正直，谦和亲切，做学问一丝不苟，又异常勤勉。书法上，他一生专攻柳书，是浙东颇负盛名的柳体书法家。

记得我6岁时，叔祖就教我背诵《论语》、《古文观止》及唐诗宋词，以此来约束我十分好动的天性。常见他微晃脑袋，抑扬顿挫，一字一句地领读着古诗词。那时，我只觉得琅琅之声好听，对内容则如隔山云雾，不甚了了。然而，不多



久，我那颗野心，居然被收拢到字帖中来了。

叔祖的谦和近人和他书艺一样闻名遐迩，所以不断有人慕名远道前来求书，特别是春节临近，他更成了忙人。每当他摊纸磨墨凝神挥毫时，我便劲头十足地悄悄搬来小凳，站在上面，趴在桌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叔祖的一举一动。偶尔，微风轻轻拂过，掀起了纸角，我就慌忙用小手去按住。碰上叔祖写我能认出的古诗时，会高兴地连声嚷：“这句我读过，我念得出！”一次，趁着叔祖写累了稍事休息时，我偷偷地伸手把搁着的笔拿来，学着叔祖那样，在砚上舔一下，对空比划起来。叔祖并不来夺笔，而是对旁人说：“你瞧，这孩子小时‘抓周’，一桌吃的玩的都不要，就抓一枝笔，现在又这样了。”说着，他温和的脸上泛起了微笑。他找来了一张大纸，换了支大点的笔，给我蘸了墨，让我在纸上涂涂写写直到叔祖把别人求书写完了，才轻声对我说：“好了，以后教你写。”我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笔，兴奋地蹦跳起来。我对书法的兴趣，就在这吋渐渐地萌生了。

始 习 书 法

7岁不到，我迈开了学习书法的第一步。

回想起来，叔祖开始教我的方法，确实有些奇特，他给我大笔大纸，任我乱写，愈大愈好，不管笔画对不对，结构象不象。但有一条必须做到：悬腕悬肘。叔祖称之为“放胆”课。几个月后，当我的手不再因悬腕悬肘而颤抖时，我才体味到“放胆”课的重要。

从此，在老叔祖的指导督促下，我逐渐步入了书法艺术的殿堂。学书之苦，非常人所知，然我却更多地领略到那妙不可言的乐趣。

笔划瘦挺、遒劲有力的柳公权《玄秘塔碑》，是我打基础的最初楷本。对照碑帖每天练写200个大字，往往只写了一半，额上渗出了汗珠，感到支持不住，手又微微发抖，但我还是硬顶了过去。

每当星星闪烁，蚊子成群的夏夜，我把一双小脚伸进空酒瓮里；每当寒风凛冽的冬天，为防墨汁冻结，我将砚台架空，下面点上一盏小油灯，尽管小手冻肿，还是坚持不懈地练……

在故乡的大地上，幼小的我，从喜爱拿笔涂写，慢慢地对祖国的艺术珍品产生了渴求和锺爱之情。

那时，乡间的学书资料极其有限，在这有限的资料里，我贪婪地吮吸着。继《玄秘塔碑》后，我又临习了颜鲁公的《元次山碑》、王右军的《圣教序》、《汉史晨碑》等。甚而将清石梁编的真伪杂糅的《草字汇》逐字逐页临摹，这些草字结构变化，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

一晃5年过去了，我的书艺有了长进，在乡间逐渐有了点小名气，村邻街坊开始要我为他们写些婚丧喜庆的对联条幅。但也正在这时，我受到了一次终身难忘的震动。有一次，我坐着为别人写字，时间长了，感到有些酸麻，原来悬起的臂不由自

主地按到了桌面上。在簇拥的人堆里，一位乡绅打扮的老先生见状对旁人悄声说：“这小孩写字连臂也悬不起，没前途。”我听到后大为震动，当下便向他请教。那老先生抚着我的头说：“写条幅一定要站着，因为这样才能居高临下，下笔的点画、波撇、屈曲，皆尽全身之力送出去。”他又告诫我，有志于学书，必须任何时候坚持悬臂写，特别象我这样的年龄，笔力较弱，更须如此。悬臂写字，也是练功，它能使笔势开展，收益无穷。

一个人只有震动之后，才会产生警觉。老先生寥寥数语，对我象当头棒喝，使我猛然得悟。良好书写习惯的养成，同样离不开顽强的毅力和毫不懈怠的努力。原为取得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扫而尽，代之以惶惑不安和一定要练出个样子的渴念。打这以后，我更潜心于对古人书法的研究，更刻苦地练字，更注意听取众乡邻对我字里行间的点评。

来 到 上 海

18岁前后，我家遭到了不幸。

一次，邻家不慎失火，因不及扑救，“殃及池鱼”，烧去了我们半间屋，毁了不少财产，家境开始每况愈下。长兄本来就有去上海赚钱营业的打算，遭到这次厄运，便促成此行。他走之后，从最初的信中得知，他靠在上海洋行里办事的一位外籍教师帮助，做了染料买卖的投机生意，赚了点钱。就在这个时候，邻家又接连两次失火，我家再次殃及，人虽未罹难，家产却是彻底毁了。

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我考虑自谋生路。凭着自幼攻读了一些诗文，有一定文化基础，再加上能写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黄岩长途汽车公司。好景不长，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了祖国的美好河山，公司只得解散。

国破家败，无以为生，1938年的秋天，一筹莫展的我乘船